

兩 個 集 體 農 莊

卡琳·妮·古拉耶娃
彼奧·德·阿柴可夫
陳復庵 譯

書 局 出 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以報告文學的形式，用生動的筆調，詳細報道了蘇聯的兩個集體農莊——施拉機農莊和戰士農莊。內容描述這兩個農莊戰勝自然的奮鬥經過及發展情形，可使讀者充分明瞭蘇聯農民的富裕生活以及他們在農業上的驚人成就。

14833/07

830(2).
7745

Galina Nikolayeva

Pyotr Azhirkov

Two Collective Farms

兩 個 集 體 農 莊

陳復庵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現代世界叢書

兩個集體農莊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八千八百元

譯者 陳復庵

原書名 Two Collective Farms

原作者 G. Nikolayeva and P. Azhukov

原出版者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原書出版年月 一九五〇年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三聯中華商務印書館發行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

三聯華聯書局

中華書局

各地分店

聯開商務印書館

聯明印書店

總目編號(15408) 印數1—5,000

出版者的話（英譯本原有）

讀者們在本書裏讀到的這兩個集體農莊，是兩個經濟高度發展的領導農莊。

然而，牠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因為集體農莊的發展情形已經進步了這許多，因之，在蘇維埃聯盟各地中都能找到很多這樣的農莊，而且，這種農莊的數目正在逐年增加中。

這兩個集體農莊的故事，將給予讀者一種生動明晰的印象，那就是：集體農民們，由於獲得蘇維埃政府各種大力幫助，在促使蘇聯國內農產品的豐盈之中，在逐漸消滅城鄉之間由來已久的明顯區別之中，正如何完成更新的成就。

兩個集體農莊目次

出版者的話

拖拉機集體農莊（卡琳娜·尼古拉耶娃著）

集體農莊主席

棉料作物輪植法之實施

科學化的農耕方法

實施作物輪植和進步農耕方法之結果

偉大的衛國戰爭期內的集體農莊

種籽農場

土地的耕種者

水電廠

牛奶場

羊場

馬廄

家禽場

目次

三
一〇
一七
二二
二七
三二
四二
五二
六二
七三
八四
八九
九〇

集體果園與蔬菜場

九七

集體農莊中各種農耕增產工作

一〇二

勞動組織

一一〇

政治工作與教育工作的組織

一一四

戰士集體農莊怎樣成爲一個領導的農莊（彼奧德·阿柴可夫著）

一二一

工作良好並熱愛農莊的戰士集體農莊農民

一二一

戰士集體農莊把什麼東西給予了列波洛伏的農民

一二三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列波洛伏農民的生活情形

一三一

我們集體農民對於私人小塊土地的態度

一三五

集體農莊從那裏獲得財源來付給高工資的工作日單位並從事大規模主要

一三八

的建築工程

一三八

我們如何建立集體農莊

一四八

集體農莊初期情形

一四九

我們如何利用集體勞動的優越性

一五二

集體農民們如何進步得以社會主義的態度面向集體勞動

一六一

集體農莊有着永久的領導人員

一六七

發展集體農莊的集體工作應該從那裏開始

一七〇

兩個集體農莊

拖拉機集體農莊

卡琳娜·尼古拉耶娃著

列車向北馳去。

森林的叢樹緊靠着路基兩側。

河流不時飛速地在樹枝隙縫間掠過，像是利刃的刀身一樣。彎曲的河流在這裏無定地出沒着，牠們有着古老的名字：凡雅、察爾克娃、羅凱耳、烏斯泰。

很久之前，沿河二岸上曾經有一段時間多的是陰鬱的寺院。

即使是現在，一個人也能在森林中心某些地方上，找到一些荒無人烟的、半毀的殘屋，牠們都是用大木材搭成的，那些木材，由於年代已久，已經腐爛而變得發黑了。

以前居住在這些地區中的總是不信奉國教的人，他們遠在彼得一世時代中就開始移居至烏里恩森林。在以後一段時間中，烏里恩變成了一個沿公路的地點，從西伯利亞運向莫斯科的黃金、以及被押赴西伯利亞的充軍者與刑處苦役的犯人，就是沿這條公路來去的。犯人們必須要穿過叢林與濕沼地來走完他們的行程，很多人受不了這種過度的勞苦就死在路旁

了。

公路旁點綴着一些孤墳，一些有點像是市集的地方，賣酒的小店以及盜賊的巢穴。這裏，在沿公路的這片森林深處，是不信奉國教者與富農們的大本營；這裏是盜賊充斥，文盲衆多。

現在，這一切都是悠久之前的事情了。

高爾基省中最優秀的集體農莊之一，拖拉機集體農莊，就是在這些一度是不信奉國教者出沒之處的地區中興旺起來的。

當我們行近農莊時，我發覺自己對於牠的事知道得很少。我祇知道這個集體農莊共有一二八戶人家，不久之前，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尚在進行之間，牠已經加強組織，並且發展進步了。

在過去幾年中，集體農民們——這個農莊的農民——已經把穀物產量提高了一倍多，也大量提高了飼養的牲畜的生產力；事實上，在一九四七年，他們已經能够在一塊四公頃半的農場土地中種植蔬菜，而從上面獲得了三十萬盧布的進款，這是在種植蔬菜的地區中從來沒有的事。

這一切，都是普通的蘇維埃農民們，在非黑土地區內完成的工作，這裏的土壤幾乎全是

礮瘠的灰土，這裏一年之中祇有三十至三十五天晴朗的天氣，這裏的冬季是漫長而酷寒的，而且，這裏的植物生長期——那就是說，植物可以生長發育的時間——祇不過四五個月。

當我思索着我所知道的、關於這個集體農莊的一點點情況時，我在奇怪着不知道這些枯燥的事實與數字後面隱藏着什麼。我的答案是：我們所有勝利的根源，我們集體農莊制度的力量與穩固性的根源，是存在於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和我們蘇維埃政府完成變革的偉大力量之中。

在火車內的朦朧之中，一個人能夠聽見語聲、偶然傳來的片斷大笑聲、以及睡熟的人均勻合節的呼吸聲。

我的旁邊坐着二個集體農民。其中一個已經喝了一點酒，他有着灰色的頭髮，紅潤而和善的面孔。他把兩肘擱在桌子上，眺望着窗外，眼睛中現出了一種孩子氣的、溫和的神情。他忘記了別的一切，儘自哼着一些不可理解的、古怪的老歌。

「你唱的歌倒是有點古怪哩！」我說。

他和藹地看着我。

「不要害怕，我們不是教別人害怕的人。這隻歌像那些山一樣老。他們以前過的就是這種生活。現在，這裏附近已沒有這種事了。我祇是偶然記起牠來罷咧。從前我的爺爺一喝醉

酒，他就會唱起這隻歌來。看哪！」突然他說道，「種羽扇豆的地來了！他們有這許多種豆的地！」

「我們也種羽扇豆，是種來做種籽用的。」另一個集體農民說道。

「你從那裏弄來的種籽？」我旁邊的那一個人問道。

「從拖拉機集體農莊那裏。」

「從凡賽立·密哈洛維奇那裏弄來的嗎？他是有着的哩！那些老鄉什麼都有。」

我傾聽着他們的談話，一面沉思着他們所說的話的內在涵義，以及提到的人名。

我奇怪着，怎麼能够把這個唱歌者的和善面孔、他的強盜歌曲、以及關於羽扇豆的閒談，互相相稱地配合起來？或者，像察爾克娃、凡雅這種名字怎麼能與「拖拉機」相稱地配合起來？為什麼叫「拖拉機」？這個暗示着精確與效率的名字後面，究竟隱藏着什麼意義呢？

集體農莊主席

街道又直又闊，沿街兩側俱是精美的房屋。

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園子裏呈現出一片色彩繁多的景色，這裏面有蘋果樹、覆盆子叢、樹與一排排綠色的馬鈴薯莖葉。

這裏是靜靜的寂寥無人。

集體農民們已經到田裏去了，但是那些辦公室的門還沒有打開。玫瑰紅色的陽光仍是顯露着，遠處森林，襯着天空邊際，明顯地顯出了暗黑的、鋸齒形的輪廓。

二個中年婦人——這是二個集體農民——正匆促地循街走去。她們自願一直陪我到集體農莊辦公室。

「我們要走過那裏的。祇不過你必須要跟住我們不要落後。」

她們是走得那麼快，因此，我吃力地纔勉強跟住了她們。突然，其中一個女人叫道：

「那就是凡賽立·密哈洛維奇！」

一看到這一個結實的中年男子，她們的眼睛中就流露出一種親切的神色，前者穿着一件短外衣，這上面還露出了他的白襯衫的領子。

「我們的主席，」我的同伴之一驕傲地說道，「從早晨四點鐘起就走動着巡視田地與農舍。」

「很可能的，他現在是到打穀場去呢。」

事實上，這個主席正是要會見的第一個人，因此我就趕緊向他走去。

他是個矮胖的人，年齡在五十至五十五之間，但是他的步態却是輕鬆從容的。

他深深沈思着走去，他的臉上現出了嚴峻緊張的神色，這使他的清藍色眼睛之上的眉毛緊緊的鎖了起來。正在這時，他看見了一個小孩子赤足站在門外石階上。他露出了他的平整潔白的牙齒，臉上現出了笑容。他的眼睛裏充溢着熱情，他的整個面孔也顯出了一種青年的容色。

後來，我纔知道凡賽立·密哈洛維奇·布沙耶夫，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拖拉機集體農莊的，那時他的職位是農業員，在那個集體農莊主席看來，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這麼一個經驗豐富的農業員，竟會拒絕省或區機構的職務，而願意在一個陌生的森林掩蔽的地區內工作，在一個落後的集體農莊中工作。「我是一個屬於泥土的人，不是弄筆頭的人。」這就是這個農業員滑稽的說明。

當地的集體農民們，依照北方人的風度，俱是善於自制的人，他們以謹慎防備的態度對待他；他們不願意與這個農業員交談，祇是冷靜地注意着他。

他與集體農莊主席談妥以後，就以令人驚異的、迅速的步伐，出去視察本集體農莊所有的田地去了。

對他說來，大路算不了什麼——他循着小路走去，爬過雪堆，爲了某種原因還用小刀插進雪裏挖掘泥土。

他在黃昏時走回農莊辦公室，在一隻凳子上坐下以後就向主席說道：

「我可以在你這兒工作，但是有一個條件……」

主席斜看着他想道：

「我想他將要求給他一所屋子，一些土地，一隻奶牛……」

這個新來的人聳起了他的眉毛，他的眼睛裏充滿了一種冷酷的神色：

「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在有關農業的一切事情之中，我有完全自由行動的權利。」

主席接受了這個農業員提出的條件，雖然他似乎有點不願意的樣子。

這樣，這個農業員就開始了他的平凡的日常生活。

就在第二天早晨，麻煩的事情就發生了。

一清早他就攔路阻住了一個集體農民，那時後者正趕着一輛集體農莊的馬車，車子上裝

滿了木柴。

「你到那裏去？」這個農業員以他寬闊的身體攔住路問道。

「我到那裏？……我是去瞧瞧我的婆婆。」這個集體農民不高興的答語聲這樣傳了過

來。

「哦，你的婆婆那裏沒有木柴也足夠暖熱了。因此你還是回去吧。」

本集體農莊的一個女農民恰巧打那裏走過，她站住了說：

「你幹得好。他們用集體農莊的馬匹，車走了集體農莊的木柴，賣了牠們却把錢放進了自己的袋子。」

這就是集體農莊中管理馬廐人員收入的一項，雖是非正式的，但久已被人「承認」了。

這個農業員把馬車趕了回去，他又下令禁止以後把馬匹帶離馬廐，除非得到他允准。他還警告馬廐管理員說，誰不遵守他的命令就開除誰。

這就是以後跟着發生的很多衝突事件的第一件事。

他堅決主張所有要做的工作應以書面命令為根據，他堅決主張冬季的工作日應該在早晨七時開始，他堅決主張所有耕種團長應該在規定時間內向農莊辦公室報告。他每天提出新的要求。但是，他對於他與主席的命令被執行狀況的檢查工作，却最為注意。

這個農業員會毫不介意地在酷寒的天氣與暴風雪之中，徒步走過幾公里白雪蓋住的泥土，去看看田裏肥料堆放的情形——到底是放成大堆還是小堆。

他不知道疲倦而且又細心。當你看見他的肥胖的、迅速移動的身形時，你會有這麼個印象，以為他不是走路而是在滑行着。

祇要拖拉機駕駛員們在抽烟上面化去了過多的時間，或者集體農民們在休息之中參加了

不合時宜的會談，他就會「從當地的泥土中現出身來，」有時候，他甚至會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了開去，祇是以譴責的目光監視他們一下。

不久以後，集體農莊裏的人對於這個新農業員產生了兩種恰正相反的看法。

「這個傢伙知道怎麼樣去處理事情。他將使這個集體農莊能夠自立、興旺起來。」這是大多數集體農民的看法。他們把這個農業員當作是他們的希望，並且在他着手做的一切事情中都予以贊助。

然而，也有一些別的人在絮絮地訴着苦：

「這個人不知道什麼叫休息，而且也不肯讓別人安安靜靜的。」

有一天他走進了集體農莊辦公室，他的容色是特別的嚴峻。血管在他寬闊的前額上突了出來，他的眉毛緊皺在一起。他沉重地在桌子附近坐下，默不作聲的坐了一個兒，然後慢慢地說道：

「昨天夜裏田裏有一堆乾草不見了。」

他輕輕的說着這些話，但是他以這麼一種腔調說着話，以致使那些沒有事情留在那裏的人都匆促地離開了那間房間。

「昨天有些人喝足了酒，我們要到他們那裏去搜尋牠……他們手頭上拮据了……因此決